

姜先生全集



姜先生全集



真意堂佚稿一卷

全集十五

邑後學

王定祥

重編

馮保清

贈孫無言歸黃山序

王子于一南州高士也亂後寓居廣陵十五六年孫
子無言亦自新安來居十餘年往予將適廣陵遇王
子於西陵之古剎謂予予友孫無言者耿介士子至
則必訪之既至而孫子居僻遠物色無所得是年王
子死於湖上其次年春會予復來廣陵求孫子月餘
已相會於客坐然無言聞予名卽邂逅傾倒盡歡蓋

于一去年已寓書無言爲言姜子西溟也而兩人掩涕者久之予觀揚州爲地當南北要衝富麗最天下然其土平衍無山林登眺之樂水泉滷寫下流穢雜其人澆薄而市心美衣服取容好故其至者非四方仕宦車舟往來之經歷則富商巨賈游閒之子弟徵貴賤射付一之利調箏弄丸馳騁於狗馬聲伎而豪者耳其他則皆窮無所恃賴游手以博衣食者也無言之與王子何爲久於此而不去哉王子數賣賦求活不能給則東涉大江遷延於錢塘會稽已而齎志客死久不得歸葬孫子自中州還卽謀隱於其里之

黃山至見於詠歌與友人唱和者不一而足然至今
亦倚徙未遂也夫宇內名山羣嶽之外如龍門鴈宕
羅浮天台武夷九疑遠至外國詭怪不經之地尙有
梯窮巖航逆流裹糧問道至之者黃山孫子之少長
也其視七十二峰之勝几案間物耳亦如海外三山
可望而不可卽何哉孫與王子旣流離失所不任其
哀而予之留滯亦初閱寒暑矣予之久於此而不去
也又孰使之而然耶顧予非以飢驅必不來此來而
孫子已遂其歸計就黃山而老焉雖欲相見無繇也
貧賤之於人雖若可恨若予與孫子遇合亦何負哉

孫朗仲詩序

車廐相傳越句踐飼馬地予外家居焉兒時常從母氏游樂其風土比麤曉事海內鼎沸苦兵革不休予家城中足迹不敢越郊外一步母氏數病中更亂家益落則又時時遠迹吳楚間親舊間闊者久之雖日懷西山之勝思一如兒時游不可得孫子朗仲外大父行也舟車萍梗常間相值年差長於予因得爲忘分交其人善貧而好詩予詩不逮遠甚而貧適類之語云窮愁之辭易工故予雖不解詩反得以其貧狎游諸能詩者間今年辛丑卒歲乘興抵山則孫子在

焉肯盡出其詩讀之予覽其憂旱不舉火諸什太息
曰是數詩者極貧之致矣予厭貧脫身來此徒欲從
殘山剩水博數日歡讀其詩益悲不自禁何爲哉予
恐後之見者而將有掩涕如蒯通者也雖然孫子善
貧卽極貧之致使其少得所願慷慨論天下事必有
可觀惜其不苟合於世而世之能言孫子者亦未知
其才之可用如此夫子與孫子猶越人也試爲之攬
袂乎兩江之間觀霸主飲馬餘蹟從此東去六十里
則異時甬上以封闔閭之子者也豈非壯哉又其西
十里許江水洄洑衆山盤攔如虎豹者其家忠烈公

墓焉此固前代間以死濟國者也孫子居此無亦慨然而有懷益堅其志用所未足耳以孫子之才落落實合宜其深感不平然亦奚暇以孤憤爲耶

徐電發詩序

穹窿上下巖谷之間蓋有隱君子云春初予自立墓還憩靈巖寺徘徊於琴臺香徑諸勝去穹窿僅二里許會時有俗客俱牽纏急解維去未暇物色也又數月得遇徐子電發徐子爲人跌宕自喜其所游多深沈奇士或晦迹弋釣黃冠緇笠蓬翟雜居麋猿之爲伍甚至變姓名混市肆雖落落隱淪乎君至則必求

得之予故欲因之以徧識其所願交者然君則先出
詩一編示予予讀之大抵幽邃繚曲如流泉之出山
衝穴觸砥下注乎深澗蹙之成文激之成聲而夾岸
深林異卉幽芳襲人以爲娉鵲翡翠之所翔集蓋不
待其卷之終譬若捨棹以入於武陵之蹊尙不暇知
其漢耶晉魏耶要非久爲之則何能極深至是也君
期予以秋冬泛舟乎胥湖息駕乎銅嶺尋赤松子采
脂之處久而后返焉庶其爲子償山靈之媿已乎徐
子往矣昔蔡中郎入青溪訪鬼谷子山五曲每曲則
鼓琴以寫其聲至今傳其操云予亦將攜子詩於高

山流泉之間援琴而鼓之當必有游魚噉沫而出聽者則予之言信矣吳江又有高士曰吳某亦善詩詩類徐子而特好著書亦深藏不出徐子屢從予言之予所謂隱君子者某之師徐君俟齋也

小山堂詩序

予客吳與施子有一相對居而小山堂者則施子所自爲讀書處也每暇輒散帶過從歡然命酌家僮五六人雅善清樂青衣序立庭下引喉發聲按節而徐舉足以滌煩襟導湮鬱施子則自起歌桂樹之篇發清商之辭其聲激揚震蕩若將蟬脫塵埃之外而與

造物者游而其胸中悲憤磊落之氣亦復不能自禁
蓋施子非隱者也顧一發不中則摧機而息之耳獨
其所爲交游文字之樂根於性命若不可解積詩旣
多哀次之成卷而復名之以其地者蓋不忍斯堂之
無傳也予旣得屢從偃息於此以考其地圖堂之左
隅爲吳王子城舊基此地至唐時稱極盛其上有西
樓亦曰望市樓白居易劉禹錫之爲刺史嘗日攜伎
賦詩於此白詩中所謂風月萬家笙歌一曲者至南
宋時猶然今落落闐闐數十家而已迤北瀾望墟莽
極目或曰是故吳宮遺址非也蓋元末張士誠僭號

時嘗設太尉府於此其時官署鱗集兵燹之後廢爲沙礫則柳橋槐市之盛不可復覩因思古今異勢市朝變遷其盛衰不常如此然而自劉白始唱於前踵而游者范文正王元之之徒往往登陴發詠其詩流落人間至今學士家猶能傳之豈非名勝之地託之其人則可久哉自古作者若宋玉楊雄陶潛之居庾信之宅陳子昂之金華讀書處宋之問王維之藍田別業杜甫之浣花溪草堂其在吳則有若蘇舜欽之滄浪亭陸龜蒙之甫里范成大之石湖別墅凡此類不可勝記後世讀其書者未有不見其故墟者也

況登其堂接其馨歆以相爲把盞刻燭而賦詩者乎
此集之成在唐宋作者千百年之後雖風物盛衰人
事遭際之不同然於以寫山水之清音抒性情之幽
邈一也或者以予之屢游而嘗爲之往來酬酢以得
附名於其間也則予固不可以無言

霜哺篇序

夫婦節之重於天下此與忠臣孝子之風何以殊哉
秦皇帝至無道也其登會稽刻石頌功德曰飭省宣
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又曰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
化廉清當此之時始滅六國一統與天下更新乃式

閭封墓之事寂然一寡婦清窮鄉女子耳親與爲襃
崇抗禮萬乘豈其所重專在此耶抑以仗節守死在
世之男子爲尋常不足道而得之閨閣女流者爲難
也夫女而守難矣女而貧貧且不易其守斯又難矣
方其子身孤館上漏下凍之不恤兒啼懷中左紉右
炊米鹽瑣屑力經營冀一飽猶懼不克焉其辛苦何
如也里胥追呼鄉黨之徵發期會則寡者不免豪橫
盜賊之所侵凌風雨水火之所剝擊則孤兒寡婦當
之若此熒熒至於數十年其爲撫空闈而歎遙夜者
又無論矣然而崇臺雙闕國之旌典若者鮮或過而

問也則人子之心宜何居曰朝廷之寵錫一時也儒
者之表章萬世也彼巴寡婦清者非司馬遷偶傳之
卓王孫程鄭諸富人之列則懷清之臺有與荒煙蔓
草同其蕪沒耳夫遷傳貨殖不傳列女非也其視寡
婦猶之乎卓王孫程鄭者也然而自遷之一言而至
今知有所謂寡婦清者況於仁人君子之樂善不倦
琬琰黼黻其辭鼓鐘鏗鐻其聲皎之以日月厲之以
風霜更唱迭酬以寫其所爲萬死一生之狀勢面割
耳誓天比石之誠於以昭垂於彤管爲勸於將來則
其與一時之寵錫孰多孝子袁駿母吳氏世所謂吳

節婦者也孝子述其行求表章於當世之能文者則
華亭陳徵君繼儒所題爲霜哺篇是也積今得詩若
文裝爲卷至三十五軸予曰夫古者一言爲富子乃
若是侈乎駿曰不然吾母苦節至今老矣予懼其無
聞故所爲博求夫當世之言者使人觸目而得之則
庶其有傳焉此駿之志也且使其言之皆忠孝皆節
義則雖其辭之不文均足以爲世勸雖多奚患焉予
謂此則非獨駿之志亦諸君子相與立言之志也憶
年十八九時見天下喪亂所至揭竿野戰婦死其夫
子死其父之骨相撐委隨阡谷填沒姓氏無紀嘗欲

虞爲搜輯成淚書一卷庶幾貞魂義魄有所依栖因循人事負此志者又十八九年孝子駿力求予序其許之而不果者亦數月矣豈予之用心不如諸君子哉蜀有遺民李君長祥者善著書多嗚咽之旨予讀之意動涕洟承頰則起傍徨欲爲孝子序遂序之如此予於他人之言忠孝者不解也其感之也以李其發而見之於文也以袁何其不相謀而相值與予曰婦節之重於天下此與忠臣孝子之風何以殊哉其不信然哉

吳母胡孺人六十壽序